

102-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通識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02-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通識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	學問與趣味 (節錄)	梁實秋
2.	劉玄德三顧草廬 (節錄)	羅貫中
3.	亂蟠桃大聖偷丹 (節錄)	吳承恩
4.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節錄)	曹雪芹
5.	哪吒出世 (節錄)	封神演義
6.	明湖居聽書 (節錄)	劉鶚
7.	神鵬俠侶 (節錄)	金庸
8.	迎上前去 (節錄)	徐志摩
9.	愛我少一點 (節錄)	張曉風
10.	西行記 (節錄)	吳魯芹
11.	小屋 (節錄)	羅蘭
12.	點燃生命的熱情 (節錄)	蔡涵
13.	台灣白紋蝶 (節錄)	凌拂
14.	聖境出巡 (節錄)	簡嫚
15.	哈鹹魚 (節錄)	蔡珠兒
16.	玉山去來 (節錄)	陳列
17.	小事 VS. 無事 (節錄)	劉永毅
18.	幸福屬於有智慧的人(節錄)	溫世仁
19.	水丹青 (節錄)	林清玄
20.	聽聽那冷雨 (節錄)	余光中
21.	水 (節錄)	林良
22.	自 剖 (節錄)	楊牧

前輩的學者常以學問的趣味啟迪後生，因為他們自己實在是得到了學問的趣味，故不惜現身說法，誘導後學，使他們也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進學問的大門。…可是他在年輕的時候，從師受業，誦讀典籍，那時節也全然是趣味麼？…

我嘗見許多年輕的朋友，聰明用功，成績優異，而語文程度不足以達意，甚至寫一封信亦難得通順，問其故則曰其興趣不在語文方面。…他們覺得某些科目沒有趣味，便撇在一旁視如敝屣，怡然自得，振振有辭，略無愧色，好像這就是發揚趣味主義。殊不知天下沒有沒有趣味的學問，端視吾人如何發掘其趣味，…。一個有中上天資的人，對於普通的基本的文理科目，都同樣的有學習的能力，絕不會本能的長於此而拙於彼。只有懶惰與任性，才能使一個人自暴自棄的在「趣味」的掩護之下敗退。

在初學的階段，由小學至大學，我們與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紀律。…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猶如一個科班出身的戲劇演員，在坐科的時候他是要服從嚴格紀律的，唱工、做工、武把子都要認真學習，各種角色的戲都要完全諳通，學成之後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單獨發展其所長。學問要有根底，根底要打得平整堅實，以後永遠受用。初學階段的科目之最重要的莫過於語文與數學。語文是閱讀達意的工具，國文不通便很難表達自己，外國文不通便很難吸取外來的新知。數學是思想條理之最好的訓練。其他科目也是各有各的用處，其重要性很難強分軒輊，例如體育，從另一方面看也是重要得無以復加。總之，我們在求學時代，應該暫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著性子接受教育的紀律，把自己鍛煉成為堅實的材料。學問的趣味，留在將來慢慢享受一點也不遲。…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疏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

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

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

不知尋訪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正嚷間，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丈二長短，丟開架子，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御酒偷來此處享樂。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

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眾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履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吃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踴躍；那美猴王不懼分毫，掄起金箍棒，左遮右擋。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

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鬥。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也：

寒風颯颯，怪霧陰陰。那壁廂旌旗飛彩，這壁廂戈戟生輝。滾滾盔明，層層甲亮。滾滾盔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磬；層層甲亮砌岩崖，似壓地的冰山。大捍刀，飛雲掣電；楮白槍，度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鎗，密樹排陣。彎弓硬弩雕翎箭，短棍蛇矛挾了魂。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揚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兵兵撲撲驚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

此正是：妖猴作亂驚天地，佈網張羅晝夜看。..

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哪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

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她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

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

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呢，筋都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臉上的汗。寶玉瞅了她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是放心不放心？」

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真不明白這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心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著他。

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一時不知從哪一句上說起，卻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裏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

夫人腹中疼痛。李靖急起來，至前廳坐下。暗想：「懷身三年零六個月，今夜如此，莫非降生，凶吉尚未可知。」正思慮間，只見兩個侍兒，慌忙前來：「啟老爺：夫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李靖聽說，急忙來至香房，手執寶劍，只見房裏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肉毬，滴溜溜圓轉如輪。李靖大驚，往肉毬上一劍砍去，劃然有聲。分開肉毬，跳出一個小孩兒來，滿地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金光射目。…孩兒滿地上跑。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為妖怪壞他性命。乃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各各憂喜。…

話說哪吒同家將出關，但見：太陽真火煉塵埃，綠柳嬌禾欲化灰。行旅畏威慵舉步；佳人怕熱懶登臺。涼亭有暑如煙燎；水閣無風似火埋。漫道荷香來曲院，輕雷細雨始開懷。

約行一里之餘，天熱難行。哪吒走得汗流滿面，乃叫家將：「看前面樹陰之下，可好納涼？」家將來到綠柳陰中，只見薰風蕩蕩，煩襟盡解，急忙走回來，對哪吒稟曰：「稟公子，前面柳蔭之內，甚是清涼，可以避暑。」

哪吒聽說，不覺大喜；便走進林內；解開衣帶，舒放襟懷，甚是快樂。猛忽的見那壁廂清波滾滾，綠水滔滔，真是兩岸垂楊風習習，崖傍亂石水潺潺。哪吒立起身來，走到河邊，叫家將：「我方纔走出關來，熱極了，一身是汗。如今且在石上洗一個澡。」家將曰：「公子仔細，只怕老爺回來，可早些回去。」

哪吒曰：「不妨。」脫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蘸水洗澡，不知這河是九灣河，是東海口上。哪吒將此寶放在水中，把水俱映紅了。擺一擺，江河晃動，搖一搖，乾坤動撼。那哪吒洗澡，不覺那水晶宮已□的亂響。

不說那哪吒洗澡，且說東海敖光在水晶宮坐，只聽得宮闕震響，敖光忙喚左右，問曰：「地不該震，為何宮殿□搖？」…

不知後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著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著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啟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為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覺遠袍袖一拂，擋在他的面前。瀟湘子惡念陡起，吸一口氣，將他深山苦練的內勁全運在雙掌之上，夾著一股冷森森的陰風，直撲覺遠的胸口。

楊過、周伯通、一燈、郭靖四人齊聲大叫：「小心了！」但聽得砰的一響，覺遠已然胸口中掌，各人心中正叫：「不妙！」卻見瀟湘子便似風箏斷線般飄出數丈，跌在地下，縮成一團，竟爾昏了過去。原來覺遠不會武功，瀟湘子雙掌打到他身上，他既不能擋，又不會避，只有無可奈何的挨打，可是他修習《九陽真經》已有大成，體內真氣流轉，敵弱便弱，敵強愈強。那掌力擊在他身上，盡數反彈了出來，變成瀟湘子以畢生功力擊在自己身上，如何不受重傷？

眾人又驚又喜，齊口稱譽覺遠的內力了得。但覺遠茫然不解，口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邊山坡上傳來陣陣猿啼之聲。眾人轉頭望去，見楊過那頭神雕正在趕一頭蒼猿，伸翅擊打。那蒼猿軀體甚大，但畏懼神雕猛惡，不敢與鬥，只是東逃西躡，啾啾哀鳴。郭襄看得可憐，奔了過去，叫道：「雕大哥，就饒了這猿兒罷。」神雕收翅凝立，神情傲然。

尹克西站起身來，扶起了瀟湘子，向蒼猿招了招手，那蒼猿奔到他身邊，竟似是他養馴了的一般，兩人夾著一猿，腳步蹣跚，慢慢走下山去。眾人見了這等情景，心下惻然生憫，也沒再想到去跟他二人為難。

郭襄回頭過來，見張君寶頭上傷口兀自汨汨流血，於是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包紮。張君寶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謝，卻見郭襄眼中淚光瑩瑩，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為什麼傷心，道謝的言辭竟此便說不出口。

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說著袍袖一拂，攜著小龍女之手，與神雕並肩下山。

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呀啊而鳴，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正是：「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前幾天我覺著異常懊喪的時候無意中翻著尼采的一句話，極簡單的幾個字卻涵有無窮的意義與強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縱橫與山川的經緯，在無聲中暗示你人生的奧義，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我那時感受一種異樣的驚心，一種異樣的澈悟：——

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裡存身，

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

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

所以我這次從南邊回來，決意改變我對人生的態度，我寫信給朋友說這來要來認真做一點「人的事業」了。——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在我這「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是一個思想的大轉變；因為先前我對這人生只是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因此我與這現世界並沒有什麼相互的關係，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責備我，我也不來批評它。但這來我決心做人的宣言卻就把我放進了一個有關係，負責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張著眼睛做夢，從今起得把現實當現實看：我要來察看，我要來檢查，我要來清除，我要來顛撲，我要來挑戰，我要來破壞。

人生到底是什麼？我得先對我自己給一個相當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形形色色的，紛擾不清的現象——宗教、政治、社會、道德、藝術、男女、經濟？我來是來了，可還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裡看一個清切再來說話，我不敢保證我的話一定在行，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我前面說過我的學識是極淺陋的，但我卻並不因此自餒，….

是的，我從今起要迎上前去！

愛我少一點，我請求你。

有一個秘密，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其實，我愛的並不是你，當我答應你的時候，我真正的意思是：我願意和你在一起，一起去愛這個世界，一起去愛人世，並且一起去承受生命之杯。….

愛我少一點，因為愛使人癡狂，使人顛倒，使人牽掛，我不忍折磨你。如果你一定要愛我，且愛我如清風來水面，不粘不滯。愛我如黃鳥度青枝，讓飛翔的仍去飛翔，紮根的仍去紮根，讓兩者在一剎的相逢中自成千古。

愛我少一點，因為“我”並不只住在這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中，並不只容納于這方趾圓顱內，請到書頁中去翻我，那裏有締造我骨血的元素；請到鬧市的喧嘩紛雜中去尋我，那裏有我的哀慟與關懷；並且嘗試到送殯的行列裏去聽我，其間有我的迷惑與哭泣；或者到風最尖嘯的山谷，浪最險惡的懸崖，落日最淒絕的草原上去探我，因為那些也正是我的悲愴和歎息。我不只在我裏，我在風我在海我在陸地我在星，你必須少愛我一點，才能去愛那藏在大化中的我。等我一旦煙消雲散，你才不致猝然失去我，那時，你仍能在蟬的初吟，月的新圓中找到我。

愛我少一點，去愛一首歌好嗎？因為那旋律是我；去愛一幅畫，因為那流溢的色彩是我；去愛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痕是我；去品嚐一罈佳釀，因為罈底的醉意是我；去珍惜一幅編織，那其間的糾結是我；去欣賞舞蹈和書法吧——不管是舞者把自己揮灑成行草篆隸，或是寸管把自己飛舞成騰躍旋挫，那其間的狂喜和收斂都是我。

愛我少一點，我請求你，因為你必須留一點柔情去愛你自己，因我愛你，你便不再是你自己，你已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把我的愛也分回去愛惜你自己吧！

聽我最柔和地請求，愛我少一點，因為春天總是太短太促太來不及，因為有太多的事情，等著在這一生去完成去償還，因此，請提防自己，不要愛我太多，我請求你。

古人寫離情，配上一條條船，真是淒清到極點，說一條船「載將離恨過江南」，比今天在機場的噪音中，看巨型客機，絕塵而去，同樣是離情，粗細雅俗，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宋詞中以船作配件寫離愁的句子很多，蘇東坡的「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辛棄疾的「明夜扁舟去，和月載離愁」都是例子，李清照的兩句，因為被人引爛了，淒清之美，已大大地受到磨損。為我的離愁作配件的是鐵馬，所以淒清不起來，腰纏十萬貫，鐵馬下加州，又那能比得上「騎鶴上揚州」的瀟灑自在？

俗的世界，也是小卒子過了河，回不了頭的了。還有人說這叫做進步。不管是進步還是退步，這年頭到哪裏去找一葉扁舟？扁舟又如何能和橫貫大陸三千英里辦得妥交涉？於是只有在鐵鳥與鐵馬之間作選擇了。當然在我心中，並無選擇的餘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過是佯裝有民主的雅量而已，到了羣情沸騰，不可開交之際，我就借用徐悲鴻畫室中自署的一幅橫披：「應毋庸議」。他的那副對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前面已經提到過了。總之，我這橫貫大陸的「壯志」，是早就拿定了的主意，其堅定的程度，非威武所能屈，亦非柔情所能移。而且研究工作，早已在暗中進行了。…….

第一日出發較遲，開到維吉尼亞州與田納西州交界處即停，以後就是未晚先投宿，機鳴早看天，機鳴當然不如雞鳴有鄉村風味，但是收音機中的鬧鐘要它在幾點鐘長鳴，恐怕比雄雞報曉的時間更準確。入田納西州，有幾處山路彎曲而並不崎嶇，車行極穩，沿路風景不惡，高處有時亦頗有「山從平地起，雲傍馬頭生」的格局，但是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那裏趕得上三十幾年前看過的桂林陽朔！」即使趕得上，也還是「信美非吾土」，解不了鄉愁。我常說我們這一代人，背的包袱真不少，就連遊山玩水時，有時還不免背了「信美非吾土」的包袱，清朝詩人錢良擇有一首七絕：「亦知信美非吾土，誰說狂夫不憶家，昨夜客窗風雪裏，夢歸山館種梅花。」而我們今天實在連憶家都無從著落，剛離開的阿靈頓舊居固然是寄寓，臺北的，金陵的，滬濱的，也都面目全非了。..

在那車水馬龍的大路邊，入夜來，攤販賣來的市場後面，隱藏著一些種在陽臺花盆裏的文竹、風蘭或石斛，還有曇花。當它們的主人在的時候，陽臺的落地窗開著，風就會從那裡漾進小屋，把那深藍色蟬翼般的薄紗窗簾吹起來，好像那風的本身就是藍色的，配著那些細巧的花葉，如詩如夢。

朋友在這間小屋住著的時候，我就最常來。有時一大早，我帶著燒餅油條來做不速之客，分享她的好茶，和她樸實誠懇、親切自然的談話。我喜歡幫她做些事，雖然不比她做得好，但我喜歡搶著為她做事，好像這樣就表達了我對她的關切與友誼。

我們有時在小小的餐桌旁坐著，有時挪到沙發上。有時到她的書房兼臥室裏。她說那兒比較亮；也比較風涼。

她的家，一切都很輕巧，只有書桌特別大，大得那麼適合她深厚的內涵。好像在她來說，衣食住行都是小小的點綴，而讀書和寫作才是她生活的全部。雖然她一直說她玩的時候比用功時候多，但我了解那份讀與寫也當作「玩」的生活情調。

好像她走到哪裡，那份安閑又怡悅的生活情調就跟到那兒。當她在那簡樸的小餐桌上，放一壺新沏的好茶，那茶杯的式樣和茶的顏色，就配成了一份雋永與淡雅。當她坐在書桌前，任那深藍的紗帘拂進藍藍的風，小小的屋子裏，就格外的安閑。當她指給你看陽臺上初綻的花苞，你就會覺得鬧市塵囂侵染不到這一小片天地。

有時，我會冒著傾盆大雨跑來，順便在對面的小攤上買點水果。只為我知道她會歡迎我來，而我也樂於和她一同聽聽小樓後廊那破舊的下水管，怎樣的在稀里嘩啦的漏雨。

我常說，她的小屋具有「陋室銘」裏一切的真趣。是那樣的「可以調素琴、閱金經」，是那樣的「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和這位朋友聚晤，是我許多夢想的實現。而這許多夢想實際上也只是一個夢想——一個對於中國讀書人氣質的追尋——舒徐、寬厚、樸雅、親切、含蓄、溫文，安於平淡，不慕虛榮，不露鋒芒，但是極其聰明睿智。愛自己，而又安於孤獨，不自我炫耀，而自有一種不受俗慾牽惹的高潔。從不以才華與財富傲人，但比任何人都更富有。...

我喜歡熱情的人，覺得他們像陽光一樣的明朗，像火一般的溫暖。

熱情，讓我們對工作興致盎然，對生活充滿了期待，無論對萬事萬物都懷抱著欣賞的趣味。只是，曾幾何時，我們的熱情逐漸的消退，是因為我們將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既然已經擁有，就不思珍惜感恩？我們總是習焉不察，看到的是日子的一成不變，生活的平淡無奇，卻不知歲月的靜好，也是天大的福分。唯有熱情的擁抱生命，這樣的人生，才有價值和意義的。

我也和熱情的朋友一起，仔細觀察他的待人接物，他是以怎樣的眼來看待世界？他又是以怎樣的心來體會生命？慢慢的，我覺得，我心中的熱情，也如花朵般的綻放。

熱情，源自於愛。由於愛，我們熱切的關注所有的人事和物，我們饒有興味，也樂於付出。不再斤斤計較於眼前的得失，因為，快樂也是一種獲得，歡喜也是一種收成。

更可貴的是，熱情也可以相互感染和回應。當你以熱情待人，對方也常以熱情回饋。於是，孤單寂寞遠去，寒涼苦楚消逝，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為和諧與溫馨。一個更為美好的生活環境，不就是我們所夢寐以求的嗎？

當我們能點燃熱情並擁抱生命時，生命將為我們展現它的繽紛，是如此的美麗，讓人喜不自勝。

我原不該把牠留在屋裡，為的取悅自己，寂寥時只為屋裡有個活物，生命的氣息可以領略，靜水流深，但又不會干擾自己內在的情質。然而，就在即刻當下，心中又起駭然，風華迭起，驚呼顛躓傾仆中，那褶疊扭曲的雙羽，完全看得見的，二秒三秒正以風的速度跳動，剎那間張滿了雙帆。變化的過程，顛躓中有著戰慄，傾仆中有著欲生的堅持，韻律、節奏在沈重和分裂中響動。展翅靠毅力，生命憑悟性，羽翅潺潺飛揚，飛聲璀璨輝煌，我惦記的小青蟲，此刻終於看到牠平安的在巨大的狂亂裡精確地划過極限邊際，在無邊的凜冽孤荒裡以寧謐的風華收場。自然的律則是存在的，然而垂憫生命的極限，仍然忍不住，祈禱氣力在邊際即將耗盡之前便要完成一切。這種單純的莊嚴與奮力，我渴望，但覺得非常陌生，不確定牠是否必然在蛻變中隱伏著。

輕輕把牠送上紗窗，我看這此際偃旗息鼓的新生粉蝶安寧了，像一個產後奮力用盡氣力的母親，不再掙扎喘息，牠正翅羽平整，安寧失弱的掛在窗紗上。獨力完成，我看著，擔心裡好似自己也奮力搏擊一場，完全意會了一程生命的斑駁。

新羽化的台灣紋白蝶，尚在繼續完型之中，依據牠粉翅下垂的狀態，可以判斷牠的雙翅仍然濕重，地心引力仍大。牠失弱的垂著，仍在等待、探索，找尋自由飛越的平衡點之中。看著生命漫長辛勞的道途，我從一隻紋白蝶的羽化過程思量著生命的境況，使我感到興味的是生命的自身。在漫無穹蒼，渺渺的空間和時間裡，所有的事都會完整的再來一次，掙扎失弱的台灣紋白蝶，每顛躓傾仆一步，都更確定它離羽化成功更進一步嗎？人類的悲劇在於具有意識，蛻變的過程中，如果每顛躓一步都更知道成功在望，那麼生命的苦處還成其為苦楚嗎？生命的茫漠無有止境，唯有在茫漠中確定了一切的茫漠都仍將再來，如同顛躓、傾仆一般確鑿。苦心不盡，生命仍將再來，沈定的順服與認命，明白是唯一超越的勝利的冠冕嗎？...

逛菜市場是一種神聖的行為。…

天上聖母媽祖一年一度出巡繞境以護國佑民，地上良母則日日拉菜籃車、背環保袋上菜場以「普渡」家中眾生，皆是功業彪炳、神蹟顯赫之舉也。

不獨如此，人類學家對人類演進過程有了新推論，過去認為靠男性獵捕大型動物以養活老弱婦孺的說法遭到質疑，因為男人沒那麼大本事天天抬大動物回巢穴，恐怕是靠女人以勤勞的雙手採摘草葉花果、施小聰明捕捉鳥獸蟲魚餵養「悠悠之口」大夥兒才活下來的。想必如此，男人花太多力氣研發武器，又花太長時間修理武器，女人早就看穿這點只是懶得說，暗地裡發展大地之母的絕技獲取食物，那時期的女人都明白，要是妄想靠男人抬獅子、長頸鹿、斑馬、犀牛回巢「BBQ」，早絕種嘍。

如此說來，逛菜市場對女人而言實是一種遙遠的召喚、一種鄉愁，乃至一種重返「聖殿」的儀典。女人藉由置身其中再次回到遠古曠野，重新取得讓生命延續的秘密能量，且因這種「回返」而瞬間變身：目光炯炯似鷹，手指伸出利爪如虎，腿力矯健勝過野馬，背負重物不輸駱駝；只要看看菜市場裡那些精明女人挑選活魚跳蝦、鮮雞嫩鴨的手段就知道女人的獸性有多氣派。尤其年逾六十、菜齡數十載女性，你瞧她們優游於菜市場步履輕盈、姿態優雅如皇太后遊賞御花園；在血淋淋肉舖前下令剁、切、絞、剉，綠油油菜攤上吩咐折、撕、刨、削，刀斧起落之間還能忽而笑呵呵稱讚天氣真好忽而揪眉向熟人抱怨骨質疏鬆、媳婦不孝，又速速斥責肉舖老闆：「哎哟肥滋滋，你要害死我呀！」集警敏、溫婉、盛氣於一身且變幻莫測。這樣的女人堪稱天縱英明，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是帝王霸業；果不其然，在洶湧的生鮮浪潮裡，她..獵取鮮美食物、砍殺價格而毫不氣短手軟。臨走，還指點五根蔥、四粒辣椒、三棵芹、兩叢芫荽、一包滷包、半塊薑伴送，彷彿御駕親征，俘虜敵國君臣罷，連小婢小奴、阿貓阿狗也一起捆。有啥用？總會想到用處的，就算沒用，也是一種裝飾。愈是霸業，愈需要裝飾，如此龍心才能大大地悅。..

雨天午後聽著 Tom Waits，突然覺得他像鹹魚，多塵礫有異味，外皮乾皺質地鬆沙，可是在那皺和鬆裡，有一種豐滿鼓脹的什麼，滿到溢出周遭的氛圍，把你逼近感官的臨界點。何等奇譎的異物啊，臭和香、鹹和淡、腐和鮮、喜和厭，衰敗和蓬勃、邪淫和純真，全都攪在一起和衷共濟，混亂得近乎醜怪，但又醜得讓人心旌搖曳。

總要有點滄桑才懂得吃鹹魚，經過打磨有過閱歷的舌頭，才能披沙瀝金醜裡識美，析破那腥臊渾沌的味覺迷陣，啞吮出鮮滋美韻。

世上有多少種鹹魚，就有多少種滄桑。在台灣吃的鹹鮭、花飛和鹹帶魚，氣性溫和柔斂，只能算醃魚，不像廣東鹹魚歷盡炎涼滄桑，尤其是經過發酵的「霉香」鹹魚，強悍勇武聲勢奪人，連曬乾了都生猛。悍雖悍，幸好它不霸道，乾煎單吃固然盡顯本色，配搭他物更能光彩煥發，醒神點睛提味，在家常鍋灶營造出萬般風華。

林子祥早年有一首歌叫「分分鐘需要你」，描寫熱戀中人有情飲水飽，凡事稱心美滿，連家常的「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每次聽到這句都很納悶，他幹麼不說苦瓜茄子呢，不管有沒有愛情，鹹魚白菜清鮮交加，本來就好味到不行呀。

但最迷人的，我認為是鹹魚薑絲炒飯，有人踵事增華，要加上叉燒、蛋白、青豆和干貝絲什麼的，以鵝油炒得五光十色；我總覺惡紫奪朱，還是原版素淨簡雅更耐尋味。惟其素淨所以材料要好：乾爽的絲苗香米，慢焙的嫩薑絲，當然還要上好的鹹魚，嘿嘿，那就要祭出我的私房鹹魚醬了。

選「霉香」和「實肉」鹹魚各一條，洗淨擦乾，去頭尾切成數段，下鍋以小火煎焙，酥透後鏟起放涼拆肉，以手指辨觸細刺，小心剔揀除惡務盡。然後剁薑茸蒜茸各半碗，爆香後倒入起出的鹹魚肉，添以半升菜油翻炒，酌加花雕和魚露助味，炒至乾鬆油亮即成。並不難做，然而勞力密集冗長費工，最宜雨天消磨。

濕度把魚味濡染得厲害，Tom Waits 在沙沙哀嚎，這樣一個午後，不止是他，連我都變成鹹魚了。

這是四月初的時候，清晨近五點，我第一次登上玉山主峰頂。當我正是氣喘吁吁，驚疑的心神仍來不及落定時，山頂上那種宇宙洪荒般詭譎的氣象，剎那間就將我完全鎮懾住了。

一片洪荒初始的景象。

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灰藍色的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汹汹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我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天與地以及我整個人，在這速度的揮灑奔放中似乎也一直在旋轉搖盪著，而奇妙的是，這些雲，這些放肆的亂雲，到了我勉強站立的稜線上方，因受到來自西邊的另一股強大氣流的阻擋，卻全部騰攪而止，逐漸消散於天空裏。

而在東方天際與中央山脈相接的一帶，在這些喧囂狂放的飛雲下，卻另有一些幾乎沈沈安靜的雲，成水平狀橫臥，顏色分為好幾個層次，赭紅色、粉紅的、金黃的、銀灰的、暗紫的，彼此間的色澤則細微地不斷漫漶濡染著，毫無聲息，卻又莫之能禦的。

然後，就在那光與色的動晃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大的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蹦跳而出，雲彩炫耀。世界彷彿一時間豁然開朗，山脈谷地於是有了較分明的光影。這時，我也才發現到，大氣中原先的那一場壯烈的展覽，不知何時竟然停了。風雖不見轉弱，頭頂上的煙雲卻已淡散，好像天地在創世之初從猛暴的騷動混沌中漸顯出秩序，也好像交響樂在一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沈穩，進入了主題豐繁的開展部。啊，這就是台灣的最高處，東北亞的第一高峯，三九五二公尺的玉山之巔了，嶽奇孤絕，冷肅硬毅，睥睨著或遠或近地以絕壑陡崖或瘦稜亂石斷然阻隔或險奇連結著的神貌互異的四周群峯，氣派凜然。…

理查·卡爾森來台灣與聖嚴法師見面。理察·卡爾森是世界知名的演說家和心理諮詢家，著作等身，其中《別為小事抓狂》系列最出名，這場會見聖嚴法師的盛事，希望能迸出「東方與西方的智慧火花」。

清瘦的聖嚴法師盤坐在座位上，而身高六呎三吋的理察，坐在一旁，合著雙掌和法師說話，法師問：「你主張『快樂的人不為小事抓狂』，為什麼？」

理察熱心地解釋：「我發現，世上的人在碰到人生重大事故或難題時，像親人去世、大地震等，通常能沉著應變，同心協力渡過難關。倒是許多芝麻小事，常惹得人暴跳如雷，氣得七竅生煙，例如被說閒話、車子被撞，大事不氣小事氣，真是件怪事。」

聖嚴法師提出自己的想法：「其實，世界上沒有什麼大事，都是小事，如果每個人能夠學會不為小事抓狂，人生就會快樂得多！」「很多人把小事當大事，但對我來說，天下根本沒事，沒有大事，也沒有小事。」

聖嚴闡述著「無事」哲學：「我每天都忙，忙著去災區，忙著和老人家說話，忙著見來賓，就像你送我的三本書，他們告訴我一定要看，我那有時間，但放在桌上，隨便看看也看了幾篇，說起來這些都不是事，因我沒把它看成是工作，只當是好玩的事，所以不覺得是個事。忙嗎？不是忙，是好玩；有事？沒有事的。」

年輕朋友們，這個世界對你們來說，恐怕是混亂了一點。有時我也會將心比心，如果我也誕生在這樣的年代，是不是能夠很快找到人生的方向？…

對年輕的你們而言，及時的享樂可能遠比任何學習都來得有吸引力，因為誘惑太多，資訊過量，你們處在一個消耗過度的社會，要沉靜心志去思考自己的方向以及追求的目標，可能真的有點困難。我記得當年初創業時，帶著剛做好的計算機四處找客戶，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到了越南，半夜躺在破舊的旅館，不遠處的砲聲隆隆，戰爭就在窗外，第一次感覺到死亡那麼近，近得就在幾百公尺外。心裡有恐懼，可是有更大的意志和企圖心壓過心底的恐懼。人會害怕，往往是因為未知，因為不曉得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因為無知，所以心生恐懼。

可是，我知道我要的是什麼，那種熱情會讓恐懼也變得容易征服。

成功背後的奮鬥故事，你們可能已經聽得厭煩了，..畢卡索的抽象畫很多人都覺得是塗鴉亂畫，看不出所以然，甚至有人批評，沒有學過畫的人都可以畫抽象畫。可是你去看畢卡索藍色時期的畫作，他的素描，你會忍不住驚歎他的功力，那是經過長期訓練之後的深厚功底，這個功底奠定了他日後開創抽象畫這種新風格的基礎。任何創新的風格和概念，都來自於對傳統的學習和浸潤，講得更簡單些，創新就是一種對傳統的挑戰，既然要挑戰傳統，又怎能不知己知彼？

傳統的價值往往有不可思議的智慧，像現在流行的事物，不論是暢銷書或暢銷商品，有哪些是真的可以打動你的心靈，可以穿越時空的限制仍能觸發你對這個世界的善意和美感？流行往往是消耗品，而唯有智慧是沒有保存期限的，可以永遠新鮮。這些養分不是古老的化石，恰好是創新的基石，如同牛頓說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事物」。因為有了巨人的肩膀，我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

或許，年輕人們，你們想要知道的可能是成功的捷徑，或幸福的祕訣，然而幸福屬於有智慧的人，只有能洞悉世情、理解別人的人，才能找到那把打開幸福之門的鑰匙。 …

一顆小石，可以阻擋巨石的滾動；一枝柳條，可以改變雪崩的方向。——雨果

我喜歡買散茶，不喜歡買包裝好的茶，因為可以欣賞茶葉，並確定茶的香氣。我喜歡看茶葉在水中緩緩張開，彷彿茶葉帶著山林之氣在水中歌舞。有的茶葉，枯乾黝黑，一遇到熱水，便甦醒一山的翠綠，也喚起了春日的繁華。有的茶葉，單薄乾扁，一見到熱水，便豐潤前生的山川，也觀照了今世的璀璨。

茶葉是美，未飲早已痴了。

我還喜歡把泡過的茶，攤開幾葉在白瓷盤上，細細看它的美麗，看「白毫烏龍」，美麗的毛邊；看「水金龜」如龜的潛行；看「白雞冠」，紅紅的葉片上戴著紅色的雞冠。那泡過的茶葉，簡直可以鑲框裱褙，掛在牆上。

我更喜歡看茶葉在水中浮沈，風流雲散，萬里漂萍；細毫婉轉，流浪天涯。在茶與水相遇的一刻，茶也活了，水也活了。那祕密猶如愛侶的深情重逢，你水中有我，我茶中有你，一葉茶偶遇一滴水，有深深的禪意。更不用說水裡的妙音與茶葉的舞蹈，總是歡喜踴躍。怪不得從前的人把欣賞茶在水中的消息，當成藝術，叫做「水丹青」。

宋朝人陶谷在《荈茗錄》中曾寫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匙，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鳥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戲』。」茶湯裡可以作畫，剎那間消失，算是最短暫的藝術。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溼溼，即連在夢裡，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裡風裡，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臺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下著雨。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裡來的。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有雨，也隔著千山萬山，千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有氣候，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瀾天捲來，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不能撲進她懷裡，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這樣想時，嚴寒裡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這樣想時，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他們廈門人，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二十年來，不住在廈門，住在廈門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過說到廣義，他同樣也是廣義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兒，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時代了。再過半個月就算是清明。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過去，搖過去又搖過來。殘山剩水猶如是。…

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峽的船上，清明這季雨。雨是女性，應該最富於感性。雨氣空濛而迷幻，細細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點點薄荷的香味，濃的時候，竟發出草和樹沐髮後特有的淡淡土腥氣，也許那竟是蚯蚓和蝸牛有腥氣吧，畢竟是驚蟄了啊。也許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許古中國層層疊疊的記憶皆蠢蠢而蠕，也許是植物的潛意識和夢吧，那腥氣。…

十四個孩子笑咪咪的走進白色的住宅，也見到了和氣的「師丈」。老師被一聲忽然發出來的呵欠逗笑了。

『到外面去跑跑吧！』她說。『房子後面有個樹林子。大家跟我來。』

除非是探古窟，在玩兒的時候，孩子是不「跟」在背後的。老師像高大的獵人，十四隻獵狗像燧石上迸發的火星，一下子就消失在枝葉濃密的樹林裏。

前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雨。現在，樹林外陽光燦爛，樹林裏遍地落葉卻是溼的。孩子清脆的笑聲，是潮溼的黃葉地上的銀鈴。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鑽進來，一條條的金絲，一根根的金柱。綠色大廈裏金光閃爍。

我也是一隻小獵狗，離了羣向前跑，向前飛，向前射出去。忽然眼前一片水光，我站住了。那是樹林的積水。水很淺，只有五、六寸深。水面很寬，像一個魚池。水底的沙乾乾淨淨的。水的四周有樹，水中也有樹。第一次看到水繞樹，第一次看到池中樹，第一次看到地上鋪著透明的軟玻璃，我就站住了。……

四周的銀鈴聲離我越來越遠，靜下來了。風吹來，這時候我才聽見幾億片樹葉低聲交談的聲音，像聽瀑布。這聲使人心靜。

我蹲了下去，伸手去碰水，冰涼冰涼的。我坐在潮溼的落葉床上，脫下皮鞋，脫下襪子，走進水裏。我也變成一顆池中樹。我把自己「種」在水中，再也捨不得離開。

你可曾子夜夢回，望著黑暗的四周，久久不能再眠？你可曾厭惡過柔軟迷人的春陽？我在心中有一種完整的憧憬，那是對一個歡樂、無憂的樂土的憧憬。那種聆聽晚鐘似的心情：肅穆，淒冷，我就這樣冥想著，如何企及那片夢幻中的樂土？

這一生從沒想到自己也必須投身於這種世俗的洪流，也在人間的恩恩怨怨中失去了安寧。我最恨浮躁，但我已經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安心下來了。最愛在夏天的午後去小山上徜徉。小時愛坐在樹上，那時看得遠，更望不盡的是遠村的雲霧和煙竹。有時坐在幾棵古松下，心理欠缺成型的觀念，就只知道鳥的啁啾，樹葉的拍擊。

你可曾在夏天的早晨，當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赤腳走過寂靜的吊橋？你可曾默數著一段長長的階梯走入林中？那種孩提的愉悅，不知道老時會不會忘記。你可曾，啊，你可曾在清晨時分，坐在沁人的石椅上，感知那種迷人的冷冽？那時你還有點睏意，坐在霧水未乾的石椅上，你可知道那種教人落淚的快樂？——在那些日子裡，你就是你，你只知道那些你親眼看見的，你知道海是湛藍的，山是崇高的，冬天時，積著白雪；你只知道當你醒時，一個美好的日子在等著你，因為你的心靈純潔，不知道什麼叫知識，不知道什麼叫塵俗。

記得在一個三月的午後，細雨霏微的午後；記得一條小路，一條落滿棟花的小路……風拍打著你我的衣裳，風拍打著這個世界。記得嗎？記得那種解脫似的笑談，記得那一陣陣鈴聲——…

但我已經失落得太多了，在知識的海中打撈著，忽視夕陽的豪華，忽視心靈的完美……我已經失落得太多了；如今我也投入世俗的忙碌中，忘卻那種甯謐和愉悅，只在心中盤算著：如何把自己磨得更像個大人，如何讓自己忘懷過去，如何把自己變為蒼老。….